

華人社會傳播教育前瞻

陳國明 *

本人一九八四年在海外一華文報紙，寫了一篇批評台灣當時傳播學教育的缺失。文中提到台灣大學傳播教育所謂的「傳播」，只是「大眾傳播」而已，無視於人際間、小團體、組織、文化間、與修辭傳播學諸領域的存在。事過十五年，這種缺失在華人社會基本上已經大有改進。幾年來有幾次機會到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和新加坡觀察傳播學教育，發覺除了新加坡還大部份偏向較實務性的傳播科技外，香港浸會大學已於多年前，在傳理學院增設了內涵完整的傳播學系。台灣這幾年也因不少在美國受傳播訓練的學者返回任教或從事研究工作，而在傳播學教育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以世新大學專門設立了口語傳播學系大學部與博士班最具代表性。中國大陸雖尚未有大學專設傳播學系，但北從哈爾濱大學，南到深圳大學，特別是在英文與語言學系裏，越來越多教師學者從事傳播學的研究。這種發展是可喜的。不過傳播學教育與研究，在西方（尤其美國）幾十年來崎嶇的發展，與近年來因時代潮流的變遷所引發的論爭（《新聞學研究》第五十八期的「紙上座談會」一欄，對此有專述），提醒了我們現是好好檢視華人社會傳播學教育何去何從的大好時機。本人也藉此機會，在此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由於交通與傳科技的突發猛進，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將帶來一個與過去不同的心靈和生活方式。如何協助下一代適應新時代的需求，便成了當今各級教育的主要目標。傳播學教育固不例外於這股潮流的影響，而且因其特殊的學習內涵，反而需要擔當起更重大的責任。綜觀個人多年來教學與研究的經驗，本人認為華人社會在傳播學教育的教學內涵與設計上，應該在以下兩股相互辯證勢力的拉鋸之間，取得均衡的基礎：全球化與本土化、包容與認同、理論與實務。

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這股潮流不僅把本土與外在世界交

* 陳國明為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gchen@uriacc.uri.edu

融到難以分割的地步，而且更要求一種新的思考與組織模式。表面上，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器物的使用和文化的表徵漸趨一致。但實質上，個人或族群卻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全球化的速度越快，本土化的呼聲越高。傳播學教育當如何表現出這種拉鋸，並尋求出一個適中的定位點呢？陳世敏和臧國仁兩位教授曾在《傳播研究簡訊》第十六期提到，因受後現代思潮的影響，當代傳播學研究有向「本土轉」的趨勢。問題是：轉到什麼程度才適當呢？以台灣而言，因各機構（如國科會）研究金的補助，傳播研究已有明顯的本土化現象。不過這種本土化是否也在傳播學教育上紮了根呢？似乎尚未。由於有系統的本土化（如中國化）傳播學理論與模式尚未建立，包括香港的傳播學系，課程的安排與選定和美國傳播學系並無太大的差異。教科書的使用也大部份使用原文著作或翻譯版本。因文化的差異對傳播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何本土化華人社會的傳播學教育，將是學者重大的責任之一。尤有進者，要能夠把傳播學的教育與研究中國化的同時，反向投射到全球化的脈絡裏，更是一項強力的挑戰。這正是意謂著，設計一個能夠造就同時具有本土化思考型模式與全球化舉止行為的傳播教育方針與課程，乃是華人社會傳播教育所當追求的目標。

包容與認同的拉鋸，關係到傳播學教育內涵的問題。傳播學內容和方法的龐雜性，非其它學系所能倫比。其包容性自整合心理、社會、人類、英文、商業、與哲學等學系研究之變項與方法。但這種多方包容，並以「傳播」做為中心概念以設系所的奮鬥，不可避免地造成傳播學自我認同的困難。馬成龍教授在《新聞學研究》上一期，討論傳播學系的歷史演進，對此有詳盡的解說。因此，如何界定與設計華人社會傳播學系的課程乃是我們必需再深加思考的問題。也就是問：怎麼設系，開什麼課程，和使用何種教材才能凸顯傳播學自我認同的獨立身份呢？譬如，NCA在其出版的 *Pathways to Careers in Communication* 冊子裏，曾列出了傳播學這個領域，可歸納為幾項主修：廣告與公關、辯論（包括forensics、argumentation和debate）、資訊科學與人類資訊系統、傳播教學發展、文化與國際間傳播、人際與小團體傳播、解譯與表演研究、新聞、大眾傳播、媒體與傳播科技及政策、組織傳播、政治傳播、公共演說、收音機／電視／電影、修辭與傳播理論、演講與語言科學、以及演藝學。若以這幾個主修做為依據，來對照華人社會的傳播學教育，則可得知要平衡這些主修並非易事。至於要整合這些主修而同時又能夠清楚的宣稱自我認同的身份，更是一大挑戰。不同學校因所重不同而選設不同主修，是易於理解之事，但一個社會的所有傳播學系程的總和，若無法畫出「傳播學」這個概念的完整輪廓，那根本就甭談發展什麼健全的傳播學教育了。這個問題其實就存在華人社會的傳播學教育系統裏。系所的設立與

課程的安排，一窩蜂往實用的方向衝，往個人的利益跑，往政治的風向轉。校際甚至系所之間缺乏廣泛開放的溝通，因此造成系所重疊，資源浪費，傳播版圖不全，與妾身不明的現象。此乃華人社會傳播學教育所該面對的第二個問題。

最後一項挑戰是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拉鋸。理論與實務之爭是傳播學教育自設系以來就已存在的問題。傳播學教育自始即被譏笑為專門訓練有勇無謀的技工場所。這種逕往實務方向設系與課程安排，並不只是華人社會傳播學教育的問題，在美國也不例外。美國大學的傳播學系雖然五臟俱全，課程內涵廣納各種主題，但因學生畢業後就業的考慮，大學部與碩士班的教育表現出相當明顯的實務取向。譬如，每學期我在上大學部高年級傳播研究方法的第一堂課，總要調查一下學生想要研究的主題。十幾年來，每班都有八到九成的學生要往媒體、公關、與廣告等實用性領域鑽。學生為就業著想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學生這種取向導致傳播系所的設立盡往熱門與實務方向衝的現象，縱使設立了諸如口語或人際傳播等較冷門的科系或課程，教學上也大多著重口才學、辯論、說服、如何吸引人、如何建立人際或兩性關係等速成實用之術。實務為主的教育，優點在於學生畢業後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缺點是大部份傳播學畢業生，所獲取的工作屬於位階較低且待也偏低的職位。由於缺乏具有思想性的理論課程薰陶，在創造力與批判思考力方面不如其它科系的學生，因此潛力不易在工作上適當地發揮，競爭力於是顯得薄弱，升遷的速度也變得比較遲緩。以長遠的眼光來衡量，過度依據實務的教育，對個人與社會都是得不償失的投資。這點特別值得華人社會從事傳播學教育的專家學深思。不論台灣、香港、或新加坡，如何解放長期以來傳播實務掛帥的迷思與束縛，而與理論課程得均衡的交集點，將是培養能在新時代活出意義與價值的下一代的唯一可行之路。

總之，時代潮流是無法逆轉的，在通往全球化社會途中，傳播學教育的任務，乃在於培訓教化出理論與實務兼顧，包容與認同俱備的現代公民。企盼華人社會的傳播教育學者能高瞻遠矚，設計出一套適應時代潮流的傳播學教育系統。